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南北朝

己陳高宗宣帝項太建元年春正月陳立項立是為宣帝陳安成王瑱既以太后令入纂大統前事具至是遂即帝

位復天皇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劼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遂得幸于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

與婁定遠昭之子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遙唐邕暴連猛高阿那肱胡長樂八人

太尉趙郡王劼與定遠等皆言于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劼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及太后召問士開對

曰陛下諒闇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劼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

為州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侯卒劼不許遂

更見太后苦言之先是太后觴朝貴于前殿數士開受納賄賂亂宮掖之罪太后曰且飲酒勿多言

事非為厄酒言託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謂曰今當遽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

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年廢帝殷臣出

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哭齊主太皇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

行詔書耳于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劼以不臣之罪旦日劼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劼曰杜稷

事重吾甯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劼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

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劼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

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名鳳昌為領軍陸令萱穆提婆之母為女侍中穆提婆漢陽為開府儀同三

司馬

八貴橫行于政士開尤為羣魁高歡定計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餌墮術事廢垂成卒致定遠亦斥外歡且因之以免致齊政日壞直底滅亡是定遠之辜猶浮於士開耳

司祖珽為祕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阿那肱以諂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

是有寵長鸞亦嘗侍衛東宮阿那肱累遷并省尚書令晉陽之尚書令也晉陽為并州故云并省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

機密宮婢陸令萱以保養恩為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令萱前生其配掖廷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謂之乾阿嬭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于胡太后和士

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于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

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士開亦以珽有膽畧徵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與令萱言于

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

已言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祕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永定元年紇與父頴定廣州天嘉四年威惠著于百越

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陵之子持節諭儉與紇曰呂嘉之事誠

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字伯通吳人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陳太建二年齊武平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龍注見前大夫 歐陽紇召

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

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涯口水經注涯水逕舍涯縣西石會湊水謂之涯口

昭德破其水柵擒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

夫人賜以繡帳安車鼓吹麾節肉簿如刺史之儀

洗氏能知大義
洵為不愧巾幗
至其子以太守
潛通叛人即因
母功實足笑矣
乃竟錫之通侯
是何賞罰哉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聖代人拒之周人于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

索編葦為橋以渡軍糧昭達為長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遣將軍

李遷吉字孝為安康人將兵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為梁王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懣卒于鄴

辛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章孝寬戰于汾北汾北周師敗績先是周勳州刺史章孝寬

請築城于汾北時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于華國長秋築城以杜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狀華谷

修故縣音訛為秋今曰泉掌鎮在絳長秋即漢長二城今華谷鎮南有故城光所築也龍遂進圍定陽魏郡隋改文成金為築南汾城在今吉以逼之至是光

與孝寬戰于汾北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帥步騎赴之與周師

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戌而還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字文衍齊段韶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

之曰此城三面重潤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潤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

擒之遂取汾州敷至鄴不屈未幾卒其子素以父守節未蒙贈諡申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謚忠壯素少多才藝及是漸見禮遇

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楊敷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和士開威權日甚朝士無恥者或為之假子士開患傷寒醫

參請先嘗之一飲而盡黃與穆提婆俱專權者縱琅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

龍湯年久羹汁也治大熱病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

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收禁而推鞠之

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

楊素在周既陰結隋文而移周祚在隋又勸立煬帝以達隋亡真患得患失之鄙夫顧得云無心富貴邪

也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

齊諸王皆呼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令萱聞之戰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

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衛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臣妾呼天

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鐔築其辮頭良

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鐔築其辮頭良

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王子宜等支解之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已而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

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酈

慶父齊主乃攜儼之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儼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之既而贈儼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

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為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壬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左僕射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魏太武帝始光初尊保母竇氏為保

太后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由此得左

僕射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

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

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後周有左中大夫宇文神舉太祖族子史內周官後下大夫王軌太原右

珽少無行檢既召還而怙終尤甚援元魏要政以售其諛附之說忘廉辭耻自以固寵梯榮為得計不踰時而下林之譖臨即隨之譖死比徐身名道真小人之炯鑒若此何

後世猶有豪家
媼以求壻者試

侍周御置

上宇文孝伯

字胡三

謀之周主母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

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王珽禮記天子指珽鄭自後擊之

護踏于地直出斬之右宮伯長孫覽字休紹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位太祖愛

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無事無不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

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此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至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疎之及護

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感言絳侯災祥宜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遷太中

大夫稍伯後周官蓋周官指人之職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仕梁江陵陷入長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

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讀習生常愚

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衛公直性浮詭貪狼意望大冢宰

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

司馬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

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

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

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閒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

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餽餉不貪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

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木不扶自舉令謀

傳之于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古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

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古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光之聲震關西豐樂義之威行突

牙氏通盛骨簪

卷四十六

南北朝

三

道濟然使隣國
得以行反間者
亦因重猶同器
譏說交傾且案
陌駐營猶嫌久
蓄物必先腐而
後蟲生信哉

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遠逼帝城將行不軌表請遣使宣旨遂至禁陌駐營齊主惡之故士讓以此為言家藏弩甲僮奴千數若不早圖

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

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

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珽使二十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以百珽大慙及

賢人其抗直祖信慨然曰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至幽州門者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美

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

扶持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周主聞光死為故其境內八月齊廢斛律后為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即穆舍利為右后先是斛律后齊廢齊主立昭儀胡氏為后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槐失

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今萱欲立穆夫人太后

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不得已乃與祖珽白齊主后遂得立未幾胡后寵衰令萱使人行殿盡之

言笑無恆齊主惡之令萱一旦忽以后服被縛昭儀齊主乃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已而令萱譖

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胡氏于太后后

太后大怒呼胡氏立剗其髮送還家尋以穆氏為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分立

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
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阿史那后無寵于周主神武公寶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周主
日今齊陳鼎峙突厥方疆願窮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納之
實

癸陳太建五年齊武平
已四年周建德二年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靈

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驚尤疾士人。朝夕惟事諧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嗽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齊置文林館。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顏之推。字介珽。琅邪臨沂人。同判館事。共撰

修文殿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

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眾議以中權將軍。梁置四中將軍。班四征上將。淳于量。字思明。北齊人。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

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

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眾伐齊。明徹出秦郡。注見前。都督黃灋。字仲昭。巨山新反。出歷陽。齊

遣軍救歷陽。灋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門計。于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

吳人之餽。破胡人品。王之所知。職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

力。兼命舊將。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子。頃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掣

時復成連禍。編不可為。考深數以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

盡言。因相顧而泣。源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趙彥深封宜陽王。故文宗稱為王。齊師選長大有膂力

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

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

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鼓弓未發。摩訶擲銃。鈇小鑿也。銑蘇典反。銀池銀池典反。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

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

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是瓦梁。北齊郡。今曰瓦梁。豐西盧江。歷陽合肥。注俱見前。皆降于陳。灋

蘇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梁郡。隋改縣曰宿。齊昌。注見前。瓜步胡墅。俱在今縣等城。亦降于陳。已而

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魏置齊移治琅邪。今山東沂州府是。刺史。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

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西陽郡。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餘注俱見前。

充齊瀘口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通口城在今漢陽府黃陂縣。古瀘水。

法氏自盤算覽

卷四十六

南北朝

四

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令萱聞而

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偽為出恩敕以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膏與重誓故不殺出刺北

10

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為

謂曰朝廷思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好晚近小人左宮正字文孝伯言于
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

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聖賢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顧謂齊公憲曰正人爲師友則諸賢如劉勰及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

11

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

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瑯琊人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

將以監城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

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歎戲不能仰視爭為

請命及致給資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收有一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壽陽陷頗以

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

嬖臣因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

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今復取之淮陰胎山見前濟陰

東魏偽郡故城在濟南徐州今徐州府臨縣胡三省注濟當作齊書齊陳懸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

許其葬陳主許之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武給輜輶車以葬之義故胡三省注故舊以義結者

甲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六年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為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既行至

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哀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固極百僚宜依

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先是衛王直謂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

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親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何論他人及既葬周主如雲陽直以怨憤遂與其黨作亂尉遲運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

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尋立通觀以教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見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

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字世通世祖之子綽刺定州喜為殘虐嘗以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齊主鎖詣行在至而省之齊主

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歌于器置狙其中觀之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詣行在至而省之齊主

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貼觀喜喙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韓長

驚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乙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伊婁姓之一如齊齊人留之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實衣玉食

競為新巧先為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為大所焚尋復為穆后營之既而穆后寵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生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

仇其子必且行劫洵不爽也

錦繡纂組之言
女紅漢景詔最
得抑未崇本之
要必舉而焚諸
門外則近於墻
飾好名天下之
錦豈可盡焚哉
上不以誠感而
望下以誠應其
可得乎

好不常數毀又復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天子于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襪之服行己其間陸令堂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預陳德信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關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盛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度姓封王者以百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章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輒關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其二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輒關後圖下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路進其三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輒關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驚微賣官忌害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駕遠馭生自兼并也三鵠即魯陽關在今河南南陽府處唐於此置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

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沉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齊人留謙等不遣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陳監豫州陳挑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本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攻金墉不克而還周主下詔伐齊帥眾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舊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大安自永橋城名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夜入中渾城在懷慶府孟縣胡三省曰河陽中渾城是也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解馬槽二十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傳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

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丙陳太建八年齊隆化五年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賁伐吐谷渾。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官

正字文孝伯從行。至伏侯城。注見前而還。太子在軍多失德。官尹鄭譯字正儀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言之。周

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

為恨。自言于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

主曰。然則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字仲通。僧虔之孫。不宜為太子

詹事。奐曰。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

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免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守。周主拔而執之。周主謂羣臣曰。

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

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

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代齊。至晉州。遣內史王誼。字宜君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敗。遂克晉州。齊主方

與馮淑妃獵于天池。在今忻州靜樂縣西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

暮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避其鋒。以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不克。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教且至召馮淑妃。妃見之。泣已

父名泰即不宜為太子詹事與韓愈諱辯所議無異叔寶支辭悖理陳宣應之何邪

未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于城南塹北自旦

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在北平府東陽北高梁城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

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暫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勅諸將擊

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遂以淑妃北

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扮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先是齊主

塗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前見以安德王

延宗為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

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

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并州將帥請于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

遂即位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眾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擲袂投執石以禦周主至晉陽

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阻周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齊人奮擊幾中

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日奮攻東門克之

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于是

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齊主入鄴廣業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浩將幽州兵趣并兵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

以感敵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勣將兵衛太后太

子還鄴謂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肯城一決理必破之齊

主不能言廣業王孝珩第二子任城王浩高祖第十子高勣字敬德清河王岳子解律孝卿太安荒舉之子人

丁酉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恆丞光元年周建德六年春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恆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高阿

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恆獲之遂滅齊凡五主共三十八年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高元海等議禪位

安生既號通經
豈其未聞大義
國破而墮門以
待異姓網常之
謂何安車駟馬
之賜上下益兩
失之

傳伏始拒周人
之招懷慨自誓
若確乎不可屈
挽者及閭齊王
成禽而幡然改
節拜爵不辭與
所稱有厄無二

太子于是太子恆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為太上皇帝廣甯王孝珩求拒周師高緯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領尉軍相顧拔佩刀斫桂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獨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遣齊將鮮于世榮漁陽人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尉遲勤代往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遠令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齊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生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侍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之引入宮訪以齊事熊緯留胡太后于濟州使高阿那肱守鄴注見前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恆韓長鸞等安生字植之長安阜城人

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

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會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子孫隨蔭敘錄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

此人在朕安得至此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至長安置緯于前列其王公等與後備大駕布六

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與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辯理延宗獨據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

二月齊廣甯王孝珩任城王潛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齊廣甯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于信都

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潛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潛遂戰敗與孝珩俱被執憲謂

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

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先是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

武鄉公告身賜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免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竭孝領連斬之以今天下

周主又遣高阿那肱召伏知齊主已被擒仰天大哭然後出降周主謂曰何不早降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

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授上

母乃相及以忠
孝青子之言豈
非虛哉

儼主副也九介賓副也受享于廟享獻之禮于廟受之三公三孤六卿致食音嗣錄賓及其從勞賓慰問還贊既主為贊致享也享禮也皆

如古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

已而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詔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

夏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周主詔以路寢曹義諸殿皆晉台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可悉

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樸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以上唯聽衣綢綿綢綠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

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襪布被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長五家為保有長隱五下若地頃以上保五為閭有正隱五下。若地頃以上

皆死。時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未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寶錄詔焚之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至呂梁注見前周徐州

總管梁士彥帥眾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彥城嬰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客陳主怒以為沮眾免官

削爵土爵

十一月己亥朔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顯祖第三子稱帝于北邊。先是齊亡范陽王紹義至馬邑北朔州治肆州以北皆應之紹義引

兵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遂奔突厥齊人作錄可汗甚愛重紹義凡營州魏置治和龍見前刺史高寶甯

齊之疎屬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鄴都既陷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寶甯上表勸進于紹義紹義遂稱帝

改元以寶甯為丞相突厥舉兵助之已而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東平公宇文

義後為突厥所誘執送周人徙死蜀中

兵薄堅城而敵
人逼其歸路急
則可解緩則腹
背受困理勢判
然明徹矣無成
見貌為鎮靜再
阻摩訶突圍之
舉直至水淺膠
舟束手就縛所
謂為長真遠略
安在雖憤懣而
死豈足以蔽其
事哉

陳太建十年周宣
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

周遣王軌救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水即泗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怙懼

蕭摩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舉旗

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

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據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轡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

使公安達京邑暗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

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感之眾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

摩訶與將軍任忠字奉誠汝陰人周羅暉字公布尋陽人全軍得還陳主聞明徹被執即日召蔡景歷以為諮議參軍明徹憂憤而死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襍髮仍裁為四腳

夏五月周主嘗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贊立是為宣帝以鄭譯為內史中大夫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

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

殂高祖武帝廟號高祖葬孝陵太子即位即逞奢欲曾無威容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超拜鄭譯為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

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不從

周主贊弒其叔父齊王憲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

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

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疎之乃與于智子謹之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

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辨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甯復圖存但

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于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

閏月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初周內史王軌嘗言于高祖曰太子非社稷主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普六如堅姓父忠賜

氏貌有反相高祖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早除之高祖以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曰

隋公正是守節人耳來和字孔順長安人至是堅以后父故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陳主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主第二子為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

遣大使頒下四方以相警戒

已陳太建十一年周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除之又數行赦宥由是民輕

犯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

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

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沉湎旬日不出于是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周主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

嫁其三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彫為撲今乃遽窮奢

麗其六後賊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悞即治其罪阻獻書之路其八元象垂誠不能修布德政若不

革茲八事臣規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字君山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

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

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周主之在東宮也高祖慮不堪承嗣御之甚嚴王軌因言曰

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又因內宴將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周主嗣位鄭譯

等用事軌聞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為桓軌按尉放稱為九王氏宇文孝伯謂吐谷渾之因言將鬚事周主

以君盟臣表周
強政陳宣國方
及羣臣豈逆見
叔陵殺除他日
將為不軌欲以
此潛消其逆謀
牛願不能無誠
防閑復昇以主
之任後此樂
刀抽所未必非
載書階之屬平